

民间文艺季刊



1986 / 2

MINJIAN WENYI JIKAN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办

尺八饊子卅斤，
柳二饊子海能深，
矮毛饊子抵勿贏，
烧粥烧饭叫我啥规程，
嘴拉柳二饊盖百廿斤，
叫我一只手末兢兢能，
两只手末人淘客众难为情。
嘴拉仔烧粥要拿斗来助①，
烧饭要拿甌来蒸，
叫我烧粥烧饭啥规程，
烧勒多末无规程，
烧勒少末小出身。
嘴拉提起铲刀要搭老爷门前硬
牌能，
嘴拉提起铜杓要搭鹅毛摇扇
能，
嘴拉仔清水饊云象条龙，
清水灶面黑沉沉，
抽心木头要做筷子笼，
一把牙筷竖勒贴当中，
嘴拉生丝手巾环勒亮晃晃，
叫我粗糙皮肤哪里凑得上，
橄榄水缸排勒灶脚根，
荷花水缸排勒碧波清，

叫我小小姑娘哪里走得上。
我仔登勒娘屋里厢三升米饭烧
勿熟，
烧粥烧饭无规程，
三钿豆腐烧勿熟，
到嘴拉浪做媳妇，
上有大妈饭末烧勒粢饭香，
烧格粥末枣子香，
烧格豆腐腌肉香，
我末烧格米饭上头还有稗草
籽，
下底还有小螺蛳，
当中还有米气磁，
烧勒上头烂来下底生，
我末吃仔僵米饭。
嘴拉婆末相信硬涨点，
公末相信软热点，
叫我难依治呀难做人，
十稜米饭九稜角，
粒粒米饭要找角，
我仔登勒娘屋里厢吃现成，
烧粥烧饭无规程。

① 助 量。

民间文艺季刊

1986年第二期(总第十期)

编 辑 民间文艺季刊编辑部 印 刷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
(上海巨鹿路675号)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绍兴路74号)

1986年5月出版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372号) 定价: 1.50元

民间文艺季刊

一九八六年第二期(总第十期)

• 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编者的话	(1)
民间文学与有关学科的联姻	姜彬 (2)
民间文艺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李俊民 (5)
从民间文艺中去寻真正的“根”	徐中玉 (7)
提高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	王运熙 (9)
建设新时期的民间文学事业	貢植芳 (11)
民间文学与外国文学	智量 (13)
民间文学与理论研究	黄世瑜 (15)
佛典翻译对中国俗文学的影响	苏仲翔 (17)
略谈方言学和民间文学	许宝华 (19)
民间文学与弹词的关系	谭正壁 (21)

论图腾神话中的变形

浅议神话与宗教的关系	水麟 (34)
共工的演变	刘城淮 (43)
《红楼梦》的神话楔子及其作用	李建中 (51)

《中国民间传说论文集》序	钟敬文 (57)
简论民间风物传说的美	陈武英 (61)
民间故事家能力评析	孟慧英 (68)
《大唐西域记》“烈士故事”的来源和演变 ——印度故事中国化之一例	蒋忠新 (81)

吴语地区民间文学的新开端	姜彬	(93)	
委婉清丽的吴歌	易人	(106)	
论吴歌演变的几个环节	张紫晨	(122)	
关于嘉善田歌	金天麟	(143)	
<hr/>			
傣族民间叙事诗的历史价值	秦家华	(166)	
论中国的歌节	吴超	(180)	
浅论前期歌谣研究会的发展	陈子艾	(195)	
<hr/>			
《突厥语大辞典》与民间文学	郎樱	(209)	
人世的总结与描绘	王仿	(224)	
——谚语、俗语试说			
<hr/>			
寒食、清明非因介子推考	张心勤	(233)	
——兼论两节的历史演变			
客家歌谣民俗价值试探	吴福文	(243)	
<hr/>			
神话学史略(下)	[日]大林太良 张铭远译	(253)	
<hr/>			
关于《哭嫁歌》的一些情况	上海《哭嫁歌》采集组	(273)	
哭嫁歌	潘彩莲 唱 张文仙 潘文珍	任嘉禾 王仿 周进祥 记	(279)
<hr/>			

主 编 姜彬 副 主 编 王文华
编 委 王文华 王永生 任嘉禾 杨荫深 陈勤建
 罗永麟 郑硕人 姜彬 魏同贤
封面设计 何礼蔚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NO. 2, 1986 (Vol. 10)

CONT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literature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editor's note	(1)
The alliance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other relative disciplines	Jiang Bin (2)
The place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study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Li Junmin (5)
Seeking the real roots from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 Xu Zhongyu (7)	
Raising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folk literature study	Wang Yunxi (9)
Setting up the cause of folk literature for the new period	Jia Zhifang (11)
Folk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Zhi Liang (13)
Folk literature and its theoretical study	Huang Shiyu (15)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upon the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Su Zhongxiang (17)
A talk about dialectology and folk literature	Xu Baohua (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literature and Taczi of Suzhou	Tan Zhengbi (21)
On transfiguration in totem myths	Zhu Xia (23)
A brief com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th and religion	Luo Yonglin (34)
The evolution of image of Gonggong.....	Liu Chenghuai (43)
The mythical prologue to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and its effects	Li Jianzhong (51)

Foreword to «Anthology of Theses on Chinese Folk Legends»	Zhong Jingwen (57)
A short treatise on the beauty in folk legends about scenery	Chen Wuying (61)
Analysis of ability of folktale-narrators	Meng Huiying (68)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outlaw's stories in «Da Tang Xiyu Ji»	
—An instance of "Sinicized" Indian stories	Jiang Zhongxin (81)
A new beginning of the folk literature in Wu-dialect area	
.....	Jiang Bin (93)
Euphemistic and pretty Wuge	Yi Ren (106)
On several links in the chain of Wuge evolution	Zhang Zichen (122)
On the folksongs of Jiash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Jin Tianlin (143)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folkepies of Dai Nationality	Qin Jiahua (166)
On the festivals of songs in China	Wu Chao (180)
A short treatise on development of the Ballad-researcher's Association in its early period	Chen Zhai (195)
«Great Turkish Dictionary» and folk literature	Lang Ying (209)
Summing up and describing about human life—A tentative commentary on proverbs and sayings	Wang Fang (224)
Discussing on that both Festivals Hanshi and Qingming not originate from Jie Zitui	
—And on the evolution of both in history as well	
.....	Zhang Xin qin (233)
The folklore value of Hakka ballads	Wu Fuwen (243)
A brief history of mythology (Part II)	
.....	Obayashi Tara (<i>Japan</i>) translated by Zhang Mingyuan (253)
Some informations about «Crying Songs for Marriage»	
.....	the Group collecting «Crying Songs for Marriage» in Shanghai (273)
«Crying Songs for Marriage»	
.....	Sung by Pan Cailian Zhan Wenxian recorded by Ren Jiaye Wang Fang Pan Wenzhen Zhou Jinxiang (279)

PUBLISH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O. 74 SHAOXING ROAD, SHANGHAI, P. R. CHINA

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编者的话

现代科学趋向于综合研究，学科与学科之间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一门学科的提高常常取决于与它发生密切联系的另一门学科的新的突破。民间文学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价值，它与许多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不但是文学艺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与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有着血缘关系，在西欧许多国家中，人民口头创作也是这些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此外，如语言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民间文学无不与它们发生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因此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各种有关学科如何利用作为人民智慧结晶的民间文学的宝贵材料；而在民间文学来说，如何从各种不同的途径来发掘和阐发自己的价值，也就是用各种有关学科所取得的成就（角度和方法）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一句话，民间文学要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功能的研究。

为此，在二月二十七日本刊和《文学报》联合召开了各学科著名学者的会议，到会的有杜宣、李俊民、徐中玉、钱谷融、蒋孔阳、王运熙、李建华、唐振常、王智量、许宝华、苏雷渊、黄世瑜等，大家就民间文学与各学科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本刊发表他们的发言，算是一个开头。

民间文学与有关学科的联姻

姜彬

今天开个民间文学与各学科联姻的会议，在座的有作家、文学研究家（包括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和美学的学者）、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等等，这些学科或疏或密的与民间文学有着关系。这个会议有利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透视民间文学，这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有促进作用。另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会议，使更多的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来注意民间文学，因为解放后尽管党和文艺界的老前辈对民间文学给予很大的重视，在文联系统其他各协会都还没成立的时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却开了先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的一九五一年，就一马当先地在中国文坛上先声夺人了，那时文艺界的许多著名的作家和学者都是民研会的会员，有的被举为理事，而德高望重的文学家、古史学家郭沫若被选为民研会的主席，周扬、老舍、赵树理、钟敬文担任了副主席，郭老逝世后，在一九八〇年的第四次文代会时，周扬同志又兼任为民研会主席，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国民研会第四次会员大会时，他才因年老多病辞去了主席的职务，而仍然被选为名誉主席。

六十年代以后，在创作界和学术界对民间文学却有被忽视的现象，许多人受了封建时代士大夫的思想影响，把民间文学看成不上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不屑一顾，他们不了解民间文学在文学上和科学上的价值，有的甚至连民间文学为何物也一无所知，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和十分可惜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创作界和学术界的认识还远远落后于五四时期受西方科学观念影响的作

家和学者，在五四文化革新运动时，民间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当时以蔡元培长校的北京大学为中心，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周刊。当时的一些著名教授和学者都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如周作人、顾颉刚、刘复、胡适、郭绍虞、沈尹默、沈兼士、董作宾等；革命阵营里的先辈象李大钊、鲁迅也对民间文学给予重视，而且亲自做了搜集注解和研究的工作。这个运动后来与民俗学结合起来，仍然以高等学府为基地，有许多教授、学者参加，为我国建立民间文艺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世界上，这门学问建立就更早了，在十九世纪上叶，德国的著名童话家格林兄弟就创立了神话学派，以后学派林立，如流传学派、人类学派、民俗学派、历史学派、地理历史学派等等，现今文学研究上的许多方法，也是从民间文学领域里肇始的，如比较研究法，结构主义和原型研究法等等。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如驰名于世的荷马史诗、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玛哈帕腊达》、德国中世纪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芬兰的史诗《格列瓦拉》，都被各该国视为国宝的。至于创作界，世界上的第一流作家都受益于民间文学，如歌德的《浮士德》、西班牙塞凡提斯的《唐吉诃德》、英国拜伦的《唐璜》、俄国普希金的后期著作，都取材于民间创作，所以高尔基说：不懂民间文学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他有许多论述民间文学的文章，1936年《在苏维埃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讲话》，讲的几乎都是关于向民间文学学习的问题。

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间文学是我国的一个极大的宝库，我国的三大史诗是无与伦比的，藏族的《格萨尔》，有几十部，长达一百多万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有几十万行；蒙古族的《江格尔》已经发掘的也有二万多行；其他各民族都有为数众多的长篇史诗和叙事长诗，包括汉族在内。以商业繁盛出名的长江三角洲，过去是被认为“江南无长歌”的，这几年却令人惊奇的发掘出几十部流传在人民口头的长中篇叙事诗，它们仿佛被封闭在

地层里的泉水一样，被导引出来。至于民间故事，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采集的不下十万余篇，为世界学者所瞩目。现在世界学者蜂拥而来，都想在深藏在我国民间的宝库里，找到第一手资料，以便进行研究。身在宝库中的我们，对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更有责任很好地继承和加以发扬，周扬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国民研会三届二次理事会上，曾经讲过一个很精辟的意见，他强调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其他协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重点在于“研究”（所以，他多次不同意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改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要在于要保持民间文艺研究会在“研究”的特色），只有经过研究，我国人民创造的民间文艺作品，才能成为世界的财富，为世界所承认。

目前，民间文艺的研究面临一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那就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要和世界当前科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密切地联系起来，要吸取各种新方法的长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民间文艺既然是与众多的学科有着联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局限在永远固定的范围内。今天，请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共同来审视民间文学和各学科的联系，主要看看它的内涵究竟有多么深广；同时也借重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登高一呼，造些声势，让人们对祖国的这一笔财富引起应有的注意。

（上接第6页）

而有些外国专家学者对我国的研究兴趣很浓，这对于我们闭关自守、孤陋寡闻的研究状态成了一种“挑战”。关于民间文艺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民间文艺必须成为一种综合的研究，其范围涉及到人类学、民族学、习俗学、宗教学、考古学以及古代地理历史的各个方面，而不能局限于仅从文学角度上看问题。

民间文艺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李俊民

我对民间文艺很少研究，严格说来是一个门外汉。但我从事古典文学的出版工作，不可能不接触到民间文艺，故而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首先，我谈一谈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问题（这里不包括艺术史，那是另一个课题）。在现在看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般以文人作家为主线，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即庙堂文学少和民间文学少，特别是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中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这种现象当然可以理解的。民间文学口头传播多，书面文献少，但它们对整个文学的影响及其密切的关系，不是不知道，而是研究不深入，不广泛，没有把它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众所周知，我国第一个伟大文学家屈原，他被斥逐之后，行吟草泽，流浪于山川之间，他创制的骚体，完全渊源于民间文学。《九歌》是先在的民间作品，经过他的再创作而成为《九歌》，没有《九歌》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离骚》。再如历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他的歌诗渊源于屈原以至汉魏乐府，线路很清楚。特别是他从民间的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从他的歌诗中处处可见。他倾听“海客谈瀛洲”；浩歌《蜀道难》时，上溯到巴蜀开国的历史神话与传说：“蚕丛及鱼龟，开国何茫然。”他熟读《神仙传》，没有任何人在诗歌中提到那么多的神仙。

至于文学史上的递嬗与演变，无不渊源于民间文学。“唐诗”植根于汉魏乐府，“宋词”植根于民间的“曲子词”，从唐、五代的“变文”演化到后来的戏曲、小说，也有轨迹可循。为什么文学的发展多半渊源于民间文学，这是因为它们来自民间，反映了人民的全部生活和生产劳动，它们具有生动、活泼、朴实的素质，具有无穷的生

命力，因而它是永不消失的力量。

就一些文学史的著作来讲，显然有三个不足：其一是对民间文学放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不高，对其重要的意义估计不足，缺少专题论述。其二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伟大民族，可是文学史看来是一部汉族文学史，对许多少数民族的珍贵作品搜集的不多，而且语焉不详。其三是近年来我们的出土文物不断增加，这些很多是研究民间文艺的好材料，都没有能补充到文艺发展中的史料中去。所以说，仅就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地位上讲，明显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其次，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如果仅仅把民间文学从文学角度上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会贬低了民间文学的特殊意义，而使我们的研究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世界其它国家。这是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的国家，在阶级社会还没有产生以前，即原始时代，那时的民间就是一切。那时的氏族、宗教、生活方式与习俗以及生产劳动等等，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行为，都靠语言传播，世代沿袭下来，都纳入民间文艺之中，这其间，神话与传说是主要的。文字发生后，见于古代载籍的，见于出土文物的，并不算少，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诗经》中的《雅》《颂》，殷、周后人追溯他们的祖先，一直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时代，他们的标志就是“图腾”。其次在周秦诸子的著作中，传世的《山海经》中，到处可以见到神话、传说的流传，我在上面所说的“屈赋”就是一例。资料是丰富，缺点在于零零碎碎，缺少系统性，长期以来，又缺少了深入的研究和归纳，所以被视为神话与传说不甚发达的国家。相对地，国外有些专家学者，对这方面是比较重视的，他们不仅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从比较的观念出发，把他们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世界史以至人类史。我国的形势也正在变化。从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学术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

(下转第4页)

从民间文艺中去寻真正的“根”

徐 中 玉

近来文艺界的同志们对寻“根”的问题很感兴趣，并已扩大到思想文化界，都想从我们民族的悠久文化、文艺积累中，从其深层构造中，寻出能为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继续发挥作用、可以发扬光大、臻于繁荣的根基之所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反映出许多同志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而希望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绩甚至仍然还可看到的社会风俗习惯中去找到对今天还有意义的东西。

正是因为还在开始探索之中，探索的着眼点又并不尽同，对“根”的认识存在差异，这是并不奇怪的。随着探索的深入，寻找的方法不断改进，尤其是，当我们明白探索的对象原是如此广阔而深沉，决非匆匆一瞥、灵机一动就能把真正的“根”找出来时，我想，我们的探索工作就会逐渐建立在一个远比现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且目标也越来越明确。

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漫长复杂的發展過程。我们这个民族的根系深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民的心里。比之有形的典籍，尽管它已无比丰富，但千百年来积淀在人民心中、血液里的东西实在比浩瀚的典籍更加具体生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脉搏的跳动。正如一株参天大树不可能只有一支光溜溜的大根一样，反映在每一个人民心中、血液里的“根”在主根之外还有许多支根和更多更多的须根。对人来讲，这许多支根和须根当然同植物之主要在吸收水分和养料有所不同，不过借来说明各人之间的表现存在着多样的面貌。例如，无须讳言，有些人的头脑里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地被重

男轻女、迷信鬼神、欺善怕恶、狭隘保守、人身依附、精神胜利等等落后、愚昧、甚至野蛮的东西束缚和禁锢着。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了这些根根须须，即使不到穷乡僻壤中去寻找，确实在热闹城市里也还到处可以看到它们的形形色色的表现。问题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是靠了这些才生存、发展、屹立于世界上的吗？这些根根须须便是我们的主根吗？我们寻“根”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根根须须中有落后腐朽的，有封建反动的，需要“寻”。“寻”的目的是为了革除，清理，要求前进。决不应是为了“猎奇”，当作“新鲜”的东西来向人们展示，借此增加“门票”效益。这种情况至今还存在，难道作家的使命感可以这样来表现？

我觉得，寻“根”主要应寻出我们民族文化、文艺的“主根”，体现“中国的脊梁”这种伟大精神之所在。书面和口头的民间文艺中存在着体现这种精神的丰富资料。鲁迅早就不止一次指出民间文艺的清新和刚健。他当然并不是专从政治内容来讲的，其中包含着真、善、美多方面的因素。文人文学中当然也有不少很好的东西，但如只从，或主要从文人文学中去寻“根”，就难免要造成许多遗漏了。

从深层的文化结构中来探索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更能深入人心，更有利于我们的改革大业。离开了这一目标，就是方向不明。而若离开或忽视从民间文艺中来研究、寻找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也会事倍功半。除了对暴君、奸佞、贪官污吏、恶霸流氓等等的痛恨，民间文艺中那么多对正直行为、纯洁友谊、高尚品德、坚贞爱情等等的动人描写，难道不同样是非常可贵的吗？不但思想感情深刻地影响后人，即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些至今也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寻“根”问题上，我觉得这一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986年2月2日

提高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王运熙

建国以来，对民间文学还是重视的，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民间文学刊物，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各地方的歌谣和民间故事，特别是一些兄弟民族长篇叙事诗的发掘与整理，成绩尤为突出。对我国古代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有可喜收获。例如关于敦煌歌辞、变文等的研究，较之建国前就有较大发展。但这方面工作也存在弱点。许多论文比较肤泛一般化，缺少新意和深度，在理论上自成体系、能够创立学派的更是罕见。比起“五四”时期一些名家的民间文学研究业绩来，反而显得逊色。

这使我联想起建国后高等学校中关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状况。从课程设置体系看，民间文学很受重视，五十年代前期即设立“人民口头创作”必修课，延续了好多年。我们学校（复旦大学）这门课的教学，不注意联系民情风俗、人民的心理状态和有关的历史背景，只是一般地介绍其题材和社会内容；不注意介绍各种样式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文人文学的影响，只是一般地分析其体制和表现手法。许多民间文学作品，毕竟比较单纯，不及文人作品细致曲折，如果仅作一般性的思想艺术分析，就容易流于平凡而缺少深度。我没有教过民间文学课，但开过“乐府诗研究”专题课，着重介绍乐府民歌，在这方面是有些体会的。很多年来，同学们对民间文学课兴趣不大，认为其中没有多少学问；不少青年教师也持这种看法，愿意在这方面长期耕耘、有所建树者极少。听说其他高校也有类似情况。

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度不足，有其历史原因。五十年代开始，一些与民间文学有关的学科，象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往往被笼统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加以排斥，这些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断了，国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无法引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就被限制在资料的发掘、整理、考订方面，不敢联系其他有关学科，作深入的理论性的探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些专家学者，生怕触犯禁区，也缺少勇气来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创立学说，因而显得反而不及“五四”时期那样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文化学术界呈现了建国后空前活跃的局面。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都相继恢复，受到重视。有了这样良好的条件，相信今后的民间文艺研究工作一定可以迅速发展。

我国民间文学，不论古代、现代，都有许多珍贵的作品，有的还须继续搜集和发掘整理，有的则须在初步整理的基础上作深入的研究。今后，联系有关学科对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不是没有学问，而是大有可为。但要做出好成绩，须付出艰巨的劳动。联系其他学科研究民间文学，需要通晓外文，学习、掌握国外的有关理论和成果。研究古代民间文学，还须在古汉语、古代历史方面有较好素养。研究现代兄弟民族民间文学，要不怕艰苦，深入到边区去进行调查研究。老一辈学者如茅盾，研究中国神话有开创之功，因为他古文、外文都好，能对中外神话进行比较研究；顾颉刚、郑振铎研究古代民间文学卓有成绩，因他们熟悉古代文学和历史，同时也注意吸收国外的理论。希望今后有一部分中青年同志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能够发奋下苦工，做出出色的成绩。也希望有关老专家和有关的机构、刊物，多做一些宣传、组织和培养工作，大家共同来提高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学术水平，要做到不但无愧于前辈，而且要超过他们。

建设新时期的民间文学事业

贾植芳

从我的认识说来，把民间文学当作一门独立学科进行专题研究，应该是被史家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发韧于1919年的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革新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开拓了我国知识界的文学视野，在传统文学和外来文学的交错融会中，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塑造了自己的全新的文学性格和气质，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正象魏晋南北朝以来，在印度佛学和佛典文学的冲激和影响下，我国文学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纪元一样。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两次划时代的外来思潮和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冲击时代，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性促进作用。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思潮的激荡中，一贯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所不齿的民间文学，它作为文学长成的始基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分的历史地位，才得到真正认识和评价。当时在开始对我国各民族（主要是汉族）的民间文学宝藏的发掘、搜罗、整理和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包括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更值得注目的是，随着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对中外民间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包括题材、主题、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结构、文学样式以至渊源流变探讨研究之类），并同时出现于我国文艺界和学术界。这里还补充说一句，在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中，其所以引进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沟通中外文学关系，是因为欧洲兴起的比较文学研究首先就是从民间文学领域发端的，正象人类的文学